

冰
心
獎

获
奖
作
家
书
系

公元前的桃花

BOOKS OF
BINGXIN AWARD
WRITERS

曾小春 /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冰心奖

获奖作家书系

公元前的桃花

BOOKS OF
BINGXIN AWARD
WRITERS

曾小春 / 著



NLIC2970496962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元前的桃花 / 曾小春著; 苏戾戾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

ISBN 978-7-5322-5749-2

I. 公… II. ①曾… ②苏… III. 儿童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413 号

公元前的桃花

曾小春 / 著 苏戾戾 / 绘

策划编辑 / 杜蕾 责任编辑 / 张燕 刘瑛

装帧设计 / 付莉萍 美术编辑 / 雷晓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 787×1092 1/16 14.25 印张 彩插: 12P

版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5749-2

定价 / 16.00 元

策 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 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 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邮 箱 / wangq007.65@sina.com

给世界爱和美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总序

耕耘在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的一代代作家，有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小读者”？谁的心灵不曾被那盏闪烁着朦胧的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照耀过？谁的情感和文字里，不曾接受过那涓涓春水的无声的润泽？谁的记忆里不曾珍藏着那宝石般晶莹的繁星的光芒？

寒来暑往，柳色秋风。散文家普里什文有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散文：“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我们愿意借用这句形象的话语，来祝贺“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同时，我们献上这套《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纪念“冰心奖”遵循着冰心老人“铺路架桥”的嘱托所走过的二十年历程。

繁星永照，春水长流。冰心作为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她把真诚的爱心给予了一代代“小读者”。

冰心一生爱孩子，她的作品受到几代读者的欢迎，设立一项冰心奖，鼓励支持为孩子们创作、出版好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对冰心老人九十寿诞最好的祝贺。——1990 年春天，在

冰心老人九十寿诞之际，由著名学者雷洁琼、世界著名作家韩素音、著名儿童文学家葛翠琳共同倡议、创办的这个儿童文学、儿童艺术教育和儿童图书奖，即以文学家冰心的名字命名。

冰心老人生前一再寄语儿童文学作家们：“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得奖仅仅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奖从创办之日起，即传承着儿童文学真、善、美的精神，致力于出版、传播和奖励优秀的儿童图书；致力于发现、扶持和推举具有潜力的儿童文学新人；致力于支持、鼓励儿童艺术教育的普及、发展与创新。

冰心奖，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梦想。

冰心奖，是飘扬在童心城堡上空的一面爱的旗帜。

著名文学家巴金生前曾为“冰心奖”题辞：

“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冰心大姐就是这样的人，她写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还紧紧握着手中那支笔。好几代的孩子读她的诗文懂得爱世界、爱大海、爱星星。听她的话，年轻人讲‘真话’写‘真话’，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赤诚的心。作为读者，我敬爱她；作为朋友，我为她感到自豪。”

我们相信，对冰心老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的爱与美，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的爱与美的作品；而对“冰心奖”最好的纪念，也莫过于献给世界和孩子更多优秀的儿童图书。

《冰心奖获奖作家书系》，遴选冰心奖创办二十年来历届获奖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分辑推出，每辑 10 册。我们心怀这样一个美好的期许：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遴选出版至 50 册的规模，囊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寓言等各个门类。

我们用这套书，见证冰心奖二十年来为推举和发现当代儿童文学“新经典”所做的铺路架桥的努力；我们用这套书，呈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题材宽泛、风格多元、异彩纷呈的宏大气象；我们用这套书，展示二十年来中国四代儿童文学作家严肃、真诚的创作实绩；人类的创新精神是永恒的，我们也用这套书，向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们在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所坚持的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致敬。

“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我们谨以这套获奖作家与作品书系——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诞辰献礼。

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献礼。

向“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献礼。

献给今天和未来的孩子、家长和老师们的。

献给亲爱的读者。

献给儿童文学史。

徐鲁

2009 年 4 月

目 录

- 水字兰亭序 / 001
- 西去的铃铛 / 012
- 残 响 / 032
- 日 影 / 044
- 夜 街 / 049
- 丑 姆 妈 / 061
- 夏天的彩票 / 072
- 牛铃叮当 / 088
- 绿 草 地 / 097
- 下 雪 了 / 107
- 热 雪 / 118
- 陌路两女孩 / 124
- 公元前的桃花 / 131

147 / 手掌阳光

165 / 父亲的城

177 / 母亲的村

187 / 哑 树

202 / 穿双棉鞋回故乡

100 \ 荆亭兰宇水

110 \ 游谷路去西

120 \ 向 鼓

140 \ 漫 日

160 \ 街 旁

180 \ 鼓 鼓 丘

200 \ 惠溪路天夏

220 \ 崖 凹 谷 半

240 \ 谢 草 鞋

260 \ 丁 管 不

280 \ 雪 燕

300 \ 海 文 西 湖 湖

320 \ 苏 将 路 南 元 公

水字兰亭序

春天快要过去，又到了每月出一期黑板报的时候。

星期六上午，我独自去到学校，把几篇稿子用大小不同的书体，红红绿绿地抄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并在标题或文章结尾的空白处，插上一些花草鸟兽图案，颇有些锦上添花的效果。可以想象，下星期上课的时候，老师又该表扬我，同学们又要夸我了，心里就美得藏了罐蜜似的，回家的脚步迈得颠颠的。这真得感谢父亲！是他教我从小练毛笔字，才让我今天获得了人们的赞誉。

刚走进家里的骑楼，我就愣住了。门厅里，独独坐着一位胖胖的老太太，身下那张竹椅都给她填满了。她穿着簇新的蓝衣黑裤，白底绿面布鞋，一副上门做客的打扮。她的气色红润，头发尽白，但发髻揪得紧实，湿湿的一丝不苟，一定是用沾了水的篦子梳的。

这是谁呢？我从未见过家里有过这样一位亲戚。

“你来了呀！”我礼貌性地向她招呼。

这是我们那里的客套。家里来了人，即使完全陌生，都这样问候，好像早已认识，好像对方的到来是意料中的事，这样就平添了

亲切和热情。

“嘿呀嘿呀！”她有些惊惶地望着我，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她矮短身材，只比我高出一点点，浑身圆滚滚的，脸上泛出亮亮的油光。

“你坐你坐！”我笑着说。

她也真听话，迟疑而局促地坐下了，身下的竹椅发出轧轧的声响。我瞥了她一眼，在心里对她说，你那么肥的人，别把我家的椅子压坏了。

“你是……”她有些慌乱地问。

我知道，她想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也是我想问她的，但我装作没听到，快步往屋里走去。我的后脑勺隐隐发痒，我知道，那是她的目光在后面追着我不放。

穿过里屋，进到厨房。那里灶火熊熊，蒸汽腾腾，已经定下婚事的姐姐正往大锅里下肉丸，母亲在砧板上剖草鱼。她们背对着背，各自低头忙着手里的活，却又能轻声细语地说话。

母亲掏出鱼的内脏说，“她一点也不显老。”

姐姐冲着锅里翻腾的开水说，“看上去也不像个恶人。”

我倚在门框上问，“那个人是谁啊？”

几乎同时，姐姐和母亲回过头来看我。

母亲朝厨房那边的门说，“问你爹吧，他才说得清楚。”

父亲在门外的院子里劈柴。那是一股扭丝柴，砰砰几斧子下去也没有开裂的迹象，反倒把脸上的汗粒震落了。而在他身边，劈开的柴块横七竖八地堆成了小山，足足可供家里烧好几天。我不知道，他劈那么多柴干什么。

我问，“家里来客人了是吧？”

“嘿啊。”父亲舞着斧子说。
“她是谁啊？”
“我现在正忙着呢，你们去陪陪她。”父亲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仍起劲地劈着那股扭丝柴，大有撞倒南墙不回头的劲头。

父亲的话倒提醒了我，其他几个兄妹怎么不见踪影？往常家里来了客人，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欢天喜地，追逐嬉闹。
推开厨房后屋的门，我吃惊不小，三哥健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懒散地打着滚，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坐在桌前看书做作业。屋子里静得很是怪异。

我嚷嚷，“嗨，你们怎么全躲在这里呢！”

两个妹妹诡秘地对我笑笑，低下头依旧看书写字。
我不满地喊，“外面来了客人，爹叫我们去陪陪呢。”

健子翻滚着身子说，“这事轮不到我们哪，应该爹自己去。”

“爹在劈柴。”

“爹是不愿去。”

“爹怎么不愿去？”

“你去问爹，我们怎么知道？”

“这样冷落人家，多不礼貌！”

“老五，那你去呀。”健子坐起来，阴柔地笑着。

“去就去！”我赌气地一跺脚说，“那你们先要告诉我，她是谁？是我们家什么亲戚？”

“告诉你吧。”健子一字一顿地说，“她，是，爹，的，后——妈！”

我完全懵了，她怎么冒出来了？

我只是从母亲嘴里约略听说过她，而父亲对此事从来不提。我

奶奶去世时，父亲才六岁，过了一年，爷爷把她娶进门。来我家前，她有过一次婚姻，生有两个儿子。爷爷是个手艺人，多在江湖少在家，她对我父亲又打又骂，还经常饿他的饭，冬天也不给穿暖，落雪天竟让我的父亲打赤脚去上学。有一年春天下暴雨，她逼我父亲去河里捞漂来的木头，我父亲差点淹死。十年后，我爷爷病死，她更是变本加厉地折磨我父亲，直到她再次改嫁，离开我家为止。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和恶人，甚至是家里的仇人。虽然以前从未相见，但我们对她早已分外眼红。可是现在，她竟然还好意思再来我家做客，难怪大家都躲躲藏藏的。

健子催促道，“老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快去陪人家呀！”

我受了侮辱似的说，“她这样的人，我才不陪呢。”

可健子使劲把我推到厨房去，还在里面把门扣上了。厨房里油烟袅袅，蒸过肉丸，母亲和姐姐就要炸米果、煎烧鱼。透过前面的两道门，我一眼看到，她寂寞地坐在厅里纹丝不动。

母亲正在往鱼块上涂淀粉，她大概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低着声对我说，“人家来了就是客人，你去陪陪吧！去吧，我的老五最乖最听话！”

我委屈得快流出泪来，“娘，我该叫她什么？”

母亲说，“随你，不叫什么也可以。”

我万分不情愿地去了，从厨房到她那里只短短的十来米，却漫长得像穿过一个昏沉的隧道。

快到厅里的时候，我再次踟蹰了，在她面前，我该说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呢？便去看墙上的镜框，那里镶满了我家的各种照片，其中大哥小从子和二哥小山子的照片最显眼，他们自豪地站在各自的

大学校门口，目光远大地微笑着。我真想问问他们，现在我该怎么办？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床底下的那只黑碗和搁在碗上的毛笔撞入视野，那是我练毛笔字用的。我赶快跑过去，如获至宝地取在手中，去厨房下往碗里舀满清水，将毛笔泡在水里，再故作镇静地来到厅里，远远地背对着她蹲下，左手端着水碗，右手执着饱含清水的毛笔，准备在平整的水泥地上练起字来，再一边写一边往她那边退过去。这样，我既陪了她，又避免了尴尬。我想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那是我最爱的书帖，一笔一画，早已铭刻于心。

我缓缓举起笔，闭目凝思，黄纸黑字的帖文在我心里龙飞凤舞，天籁妙曲般在我耳边奏响。默想完毕，我挥毫落笔，顿觉身心清爽飘逸，大有清风入袖、明月入怀的畅快。同时也分明感觉到，她起了身，看着我一路书写过来。当我退到她的身前时，已在地板上写下一串水字：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好字，写得真好！”她有些夸张地称叹道。

我的字当然写得好，但你有赞美的资格么！我在心里为自己得意，又深深地鄙视她。我径直写下去，退到骑楼下的大门时，长长的一行写完了，便又跑回到大厅的里头，蹲下身子，另起一行竖写下去。她亦步亦趋随在我身后，一行行念出声来，声音有些急促，又有些颤抖：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她念不下去了，声音哽咽得一塌糊涂。我才不管她，只顾酣畅淋漓地写下去，那水那字就像是有了灵魂似的生动起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忽然觉得握笔的手背一热又一热，一串泪珠砸了下来。我抬起头，看见她掩面而泣，肩膀抽搐不已。你也知道哭吗，当初你折磨我父亲的时候，想不到今天会哭吧？我心里大为解气，手下更是笔走龙蛇：

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咣当两响，我放下碗，掷下笔，站起身来，整个大厅的地面，全是我写下的干湿不一的水字。我英雄凯旋似的俯瞰四方，就像在检阅一支威武的复仇大军，快意在我心空冉冉升起。她已经不哭了，颤颤巍巍地站在那些字的缝隙之间，就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手中拎着那把她刚刚坐过的竹椅，好像是一名弃械投降的败军之将。

这时，父亲提了桌脚、桌面出来。看见她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父亲客气而歉意地说，“你坐、你坐！”

她终于放下手中的竹椅，迟疑地坐下说，“这么好的字，都不舍得坐在上面。”

我上前帮助支开桌脚，父亲将桌面承了上去，对准凹槽拍实，一顶暗红的圆桌就架好了。接着，又去屋里搬来方凳摆好。这样就形成两个圆，圆桌本身是个圆，凳子围着圆桌又是一个圆。

父亲一边调整着凳子的间隔，一边没事找事地问，“这孩子没冒犯你吧？”

她讨好地说，“他的字颇有中和之美，比你小时候写得还好！”

父亲淡笑着说，“算他有些悟性。”

我插话说，“我爹说他小时候练字时，挨过先生不少板子。”

她十指相握，正色地说，“孩子，那不是先生，是我！”

我无比惊异地问，“是你教他写字的，你也会书法么？”

她沉吟般点点头说，“我爷爷是前清举人，从小就跟他练。”

父亲故作轻松地说，“多亏你当年严加管教哪！”

她抹着眼圈，长叹着说，“当年……造孽啊，我打你太多了！”

父亲挥挥手说，“过去的事，别再提了！”

我和父亲又去了厨房。菜肴都准备好了，父亲把我们这些孩子叫到一起，小声而郑重地说，“吃饭的时候，不许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我们要对人家客气些！这是礼貌，知道吗？”

我们嗯嗯直点头。

我和父亲拿了碗筷，回到大厅铃铃唧唧地摆上。姐姐领着弟妹们端着菜盘鱼贯而来，母亲提着六斤装的锡酒壶快步在后。顿时，圆桌上弥漫着酒菜的热气和香气。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们站在桌前，齐齐用眼望着竹椅上的她。

父亲和母亲一同上前，把她请到上座，又一左一右地围着她坐下。似乎接到一道无声的命令，我们这些孩子们呼隆隆爬上凳子，抓起筷子，望着菜碗，顺便瞅着上座的她。她端坐在那里，微微笑着，目光慈祥地看着我们的猴急样。

她感叹地说，“家里的人多了许多啊！”

母亲说，“七个孩子呢，老大和老二在外面上大学，你要是暑假来，也能看到他们。”

“她赶紧说，“看到他们的照片了，真是有出息得很，我为你们高兴哪！”

父亲执过锡酒壶，给她筛满一碗热热的水酒，又给母亲和自己筛满，也给我们这些孩子的碗里点了几滴。

父亲双手端起酒碗，站起身来说，“欢迎你回来看看，也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我们都学样端起酒碗，笑笑地看着她。她也想站起来，母亲按住她说，“你就坐着吧！”

父亲仰起头把酒干了，母亲也干了，我们虽然酒少，但故意喝得用力，把空气都嘬出响声来了。干完了，还向她倾斜地照一照碗，目光却也都望向她。她俯下头，缩着颈，一口气喝光了碗里的酒。健子向我们扮了个鬼脸，双手举在头顶，意思是她真能牛饮啊。我们抿着嘴偷笑不已。母亲一个劲向我们使眼色，要大家规矩些。

我赶紧低下头，想抑制自己的笑。发现地上的水字仍很清晰，其中不少被大家踩踏着，就有些心疼，便不由抬起脚，看到脚下的水字是：“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父亲又给她满上酒，母亲站起来不停地为她挟菜，嘴里说，“难得来，别客气，多吃点！”

她来者不拒，吃着菜喝着酒，脸上更是溢彩流光，一点也不像个老人。

“你老身体不错啊！”父亲恭维地说。

她语气诚恳地说，“我今年八十了，寿虽长但命不好，我这也算是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矣！”

也许是酒力开始发作，她的话多起来，絮叨着自己离开我家后

的不幸。她后来的丈夫又死了，只好回到第一个丈夫的两个儿子身边，但也好景不长，大儿子上山偷树摔死了，小儿儿子娶不上媳妇，干脆出家当了和尚，她成了孤苦伶仃的老婆子啦。

“报应啊！”她凄楚地低喊，“这辈子我造孽太多了。”

母亲劝她，“吃菜吃菜，别说那些伤心事！”

她到底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呵呵笑了起来，露出满口坚实的白牙，舞着手说，“我高兴……高兴哪！你们生了这么多孩子，又做了这么大的屋，老曾家算是发起来了！”

看来，她真的是有些醉了。

吃过饭，母亲要她休息一下。

她却说，“不啦，我还是回去吧。”

父亲也挽留她说，“几十年你才回来一次，吃了晚饭再走吧。”

她拼命摇头。见她执意要走，母亲就拿来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了一大兜的肉丸、烧鱼和米果，交到父亲手中，要他送一送她。

她看着我说，“这孩子的兰亭序写得真像，我真喜欢！”

父亲便说，“老五，那我们一同送一送。”

健子涎着脸说，“看来，你蛮会讨人喜欢的嘛！”

临走时，母亲牵着她的手说，“以后有空，经常来家里坐坐啊。”

“好哦好哦！”她脸色酡红地拍着我母亲的手说，“你有福啊，为老曾家带来这么多孩子，做了这么多屋，又教子有方，孩子都有出息……”

出了门，父亲怕她醉了，想搀着她的手臂走。她摆摆手不让，说没事。果然没事，她走得稳稳当当的。

走过礼堂门前的广场，进入上街，脚下的石板和两旁的老屋都